

Xiao Shuo Jie Wenku



蒋丽萍

程俊英 著

小说界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女生·妇人

五四女性肖像

蒋丽萍

『五四』四女性肖像

女生·妇人

蒋丽萍 程俊英 著

责任编辑：左 泥

封面设计：袁银昌

女生·妇人

——“五四”四女性肖像

蒋丽萍 程俊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字数 315,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9,001—13,000 册

ISBN 7-5321-1329-9/I·1038 定价：14.70 元

内容提要

“五四”时期，四位女大学生以思想激进、追求人生价值、自由恋爱而名噪京华，时人称她们为“四公子”。

三十年代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庐隐，即“四公子”中最活跃的一员，她的成名作中篇小说《海滨故人》，就是写她们在校时色彩缤纷的生活。

《女生·妇人》的作者之一程俊英，系“四公子”之一。《女生》可以说是《海滨故人》的重写，而“妇人”则写了她们婚后家庭生活的苦闷与惶惶（“四公子”中有三人婚姻不美满而且早逝），可算是《海滨故人》的续篇。

出版说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12月

女人有缘

——自序

这是一个奇特的写作过程。

当我在某年某月某日阅读著名现代女作家庐隐的名篇《海滨故人》时，绝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我会与书中的人物原型之一一起合作，把这个故事重新写一遍。

庐隐，对于当代的读者来说，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先让我引用两位文坛前辈的话来对她作一个简短的介绍。

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青年，是“五四”时期的“时代儿”，庐隐，她带着他们从《海滨故人》到《曼丽》，到《玫瑰的刺》，到《女人的心》，首尾有十三年之久！

——茅盾《庐隐论》

在“五四”时期，庐隐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女作家，是我国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时参加成立大会的惟一女性，当时她叫黄英，是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的学生，她跻身于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耿济之、孙伏园、瞿世英等一批文坛名士之间，在群星璀璨的“五四”新文坛上，她是一颗光彩耀人的新星。在当时读者的心目中，庐隐是和冰心齐名的，庐隐之所以为今天的读者所陌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早逝。1934年，36岁的庐隐因难产而离开了人间。

——丁景唐《庐隐选集序》

我曾读过一些庐隐的作品。印象中，那个时代的作家，作品有着很多的感伤，文字绮丽，结构比较松散。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时代的小说家，是很随意地经营小说的，他们把小说当做可以让自己的情感一吐为快的工具，因此，他们的小说就带有比较多的个人情绪，有的干脆就是自己的个人经历的写照。

1990年年底，一位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友人拿来一叠手稿，说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诗经研究专家、九十高龄的程俊英先生写的小说，四万多字，是续庐隐的《海滨故人》的。程先生是庐隐在女高师时的同学，当时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并称“四公子”，名噪京华，这四人亦就是《海滨故人》中的宗莹、露沙、云青、玲玉的原型。她们受业于李大钊、胡适、陈中凡等名教授，参加过五四运动，竭力争取男女平等。

这么一说，我就郑重起来了，先拿出《海滨故人》再读一遍。书中写到四公子毕业为止。而程先生的小说则从四公子毕业以后说起，直至四人中三人英年早逝。严格地说，程先生写的是回

忆录，所不同的是四人的名字仍沿用《海滨故人》里的叫法。可是，稿子中所表达的饱满的女性情感和令人回肠荡气的命运的感伤使我激动不已。我拿着书稿来到程先生的寓所，听她把四公子的故事从头讲来。她谈她和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先生在祈年殿定情；谈王世瑛与郑振铎那一段没有结果的恋爱；谈陈定秀后来的遇人不淑；谈庐隐刚于外柔于内的矛盾性格和缠绵跌宕的感情经历……点点滴滴的回忆如同画家的笔触，渐渐在我脑子里画出了一幅本世纪初的四位女子的肖像——色彩缤纷而又不胜凄凉。

当我又阅读了大量的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伦理史料，以及庐隐、郑振铎、石评梅、冯沅君等人的著作之后，我决定：我要把这段故事重写一遍。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反封建的意思了。这是一个纯粹的关于女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已经退到远处，而人物，却突出到超越了时代。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我除了到北京、杭州等地去实地考察故事发生的场景外，就坐在家里写，而程先生，我的感觉就是她似乎天天坐在那里，等着我的小说完稿，因我每次去看她，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写得怎么样啦？”那时的程先生，身体已很虚弱，说话气若游丝，本来就矮小的身材愈发地矮小了，挨着她就像挨着一团若有若无的云雾一样。上部《女生》写成，她让小女儿读给她听，问她有什么意见，老人低声说道：“真是像做梦一样啊……”。我听了，心里就涌出一股悲怆。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人对命运的承认，也是对已经逝去的青春年华的追忆。下部《妇人》完稿不久，程俊英先生溘然长逝，终年 93 岁。

算起来，我和程俊英先生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我们却合作写了一部小说，这件事情的缘分大概就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吧。

1994 年 11 月 13 日

上部：女 生

民国九年。冬。

清晨。成群的寒鸦由西往东遮满了天空。那凄厉的叫声和漫天飞舞的雪花搅在一起，将偌大的北京城迷失在深深的忧伤之中。

坐落在西单石驸马街上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门洞开。人们冒着风雪走进走出，个个神色凝重。有几个闲人抄着手缩着脖子往里观瞧。只见一进连着一进的红楼里，处处悬挂张贴着白纸、白布做的挽联和吊幛。

“哎，伙计，学堂里出啥事儿了？老没见开大门的，今儿个怎么都敞着了？”

“听说是死了个女学生。”

“咋死的？”

“病死的。肺病，肺癆。”

“这又咋地？瞧这模样，我还以为是皇上驾崩了呢。”

“可别介。听说是这女学生家里逼她回去结婚，敢情人家不肯，家里就不寄钱来了，楞把这女学生气死的。学堂里的先生和学生都可怜她，这不，今天，全北京的学堂都派人来吊唁呢。”

听的人全都缩了缩脖子，似乎是为了抵御寒冷，却也附带表现了他们对学堂里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怎么感觉新奇了。可不，自打去年五月以来，一向沉寂的学堂突然热闹了起来。先是有一天，学堂里的一扇边门被女学生们推倒了，拥出校门的女学生排成队伍，到新华门去向政府请愿，旗子上尽写着“打倒卖国贼”“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等字样。以后，又陆续见到那些女学生

上街演讲，宣传爱国，抵制日货。今年春上，还听说一个姓关的女学生断指写血书“打倒卖国政府”，抗议政府大批关押天津请愿学生。这都是些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老百姓既困惑，也很感动。说起来，那些姑娘小姐都那么娇嫩，倒心事重重地为国家大事操心，咱中国也不是没有人才嘛。

女高师后院邻近东铁匠胡同的大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人。会场中央，赫然挂着“李超同学千古”的横幅。前排坐着教授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学生按班级坐着，数百人都佩着黄花和黑纱，会场里一片肃穆。靠东面前排国文班的学生中，有两个女学生一直抽泣不已，瘦弱的肩膀一直在颤动，像是两只惊魂未定的小鸟。

“宗莹，不要再哭了，当心身体呵。”被叫作宗莹的抬起头来，望着劝她的那个女学生，凄凄地说道：“露沙，你知道，李超平时与我最好，我却不能挽救她于死亡。可怜她如今成了孤魂野鬼，灵柩停在破庙里竟无人收拾，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说罢，宗莹又迸出两汪眼泪，抽泣得更急促了。

坐在宗莹另一边的那个女学生本来就哭得伤心，经宗莹这么一说，一下子呜咽出了声，坐在她身边的云青连忙拍拍她的后背，轻轻叫道：“玲玉，玲玉，……别，别这样。”说着，她自己那双眼睛里也网上了一层泪，闪闪烁烁地扑簌滚到了前襟上，洩出了几团深色。

云青用手绢轻轻拭了一下泪，然后神色沉重地站起身来，走到会场前头。只见她同几个人商议了一会儿，就缓缓走上了讲台。作为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主席，云青今天要主持会议。

“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大家聚集于此，为的是悼念我们的李超同学，也为的是抗议封建旧礼教对她的迫害。”

会场里响起了云青那温厚而持重的声音，让人们诧异于这个年轻的女学生所拥有的强大理智。坐在前排的北京大学学生赵蔚然仰望着台上的云青，觉得这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脸上竟有着圣母一样的光辉。在她那有条不紊的叙述中，他感到她有着超出常人的心智。她在诉说着一个悲惨的故事，而那个故事所包含的全部不合理性，全被她那沉着的态度表现出来了。

“李超同学是广西省梧州人，生性聪颖，在中学时成绩优异，老师许为可造之材。民国七年中学毕业，正遇北京女高师招收文科生，遂报考录取。李超久有深造之夙愿，然到京就学不久，父母相继去世，其兄长认为女子有中学程度已够，不必再读高等学校，一再来信催她返里，并说已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她选订了良偶，如她不回家完婚，则是不孝。李超始而不理，继而与之辩论。但兄长顽固，不可理喻，而且终于恼羞成怒，声称李家无此女，与她断绝亲属关系。李超因刺激太深，得了肺病；又受经济来源断绝的威胁，感到前途茫茫，病情日趋恶化，终于含恨而死。”云青叙述到此，已经哽咽在喉，会场中的女学生唏嘘成一片。

本来，受到五四运动冲击的女高师，已经由沉寂转向明朗，由压抑转向奔放。女学生们驱逐了顽固守旧的校长方还，敦促校方废止了许多根据封建礼教订立的“校规”“校法”，女学生们大有拨开云雾见青天后的舒畅。李超之死却如警钟响起，向她们昭示着社会的险恶，以及妇女解放的艰难。思前想后，各人担着各入的心思，名为哭李超，其实，她们是在为自己哭呵。

几百个女孩子的抽泣似浓云密雾，将天幕遮得严严实实，又好似在将空气一声声抽去，让人心里堵得鼓鼓的。正在这时，会场上响起了一个如夏日的豪雨一样爽快流利的声音：

“……我们悼念李超同学，是要发扬她的战斗精神！李超自

广西辗转至广东上了中学，后又考入北京女高师，每行一步，家庭中都横加阻挠。平日里她脸上常有抑郁之色，必是心中负了沉重的压力，然她仍潜心学习，矢志不渝，可见她弱小的身躯里有着何等的毅力！中国妇女的命运何其悲惨！何其渺茫！需要我们众人的觉悟和战斗！李超同学的身躯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奠基之石，我们活着的姐妹们，有何理由懦弱、胆怯、后退？我们只有前进！”

会场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犹如阴霾满天的时辰吹来了一阵清风，众人都不由自主地吐了口气。

发言的就是方才劝慰宗莹的露沙。露沙长得眉目疏朗，高高的颧骨使她的脸庞显出一股倔犟和任性，矮小的身材偏于消瘦，却更显出灵活来。她是国文班的高材生，不但功课出色，而且是个女作家，已经发表了好几篇小说和论文。当她在台上作着演说时，脸上那股决绝之色十分悲壮，无形中使她那消瘦矮小的身材也高大起来了。等到露沙回到座位上后，宗莹和玲玉都向她投出鼓励的目光。露沙自己也不禁略有陶醉之色。

身穿浅棕色棉袍的胡适之先生站定在讲台上。他环顾了一下会堂，轻轻咳嗽一声，语音清晰恳切地说：“各位同学，大家都知道前两天我为李超同学作了一篇传，计有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功夫做她的传呢？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研究的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我们研究李超的一生，可以联想到许多问题，比如家长族长的专制，女子教育问题，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力、有女不为后的问题等等……”

宗莹在台下注视着胡适之先生，想起了一件往事。有一次，为了借《新青年》，宗莹和李超一起到胡适之先生住处去，进门即

见墙上贴着“闲谈者不得超过五分钟”的字样。宗莹和李超取了书即告辞，胡适之先生挽留她们略坐片刻，她俩用手指指那条幅，先生哈哈笑了：“女学生不在此例！女学生不在此例！”从此，她对胡适之先生有了很亲切的印象。此时，想到好友李超再也不能聆听导师的教诲，宗莹不禁悲从中来，眼泪又涌了出来。

胡适之先生之后，是陈独秀先生发言。陈独秀并不在女高师任教，是会议主持者仰慕他的名声，特地邀请的。只见他那方正嶙峋的脸上充满愤怒，他带着安徽口音说道：

“李超死了！死于二十一岁的年华！李超本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却因为她是女性，就遭此厄运。女子占人类半数，何以低人一等？这全是旧礼教、孔孟之道在作祟！吊李超，就要解放妇女！砸碎旧礼教！打倒孔家店！”

虽然人们已经在《新青年》上读到过陈独秀先生一篇篇慷慨激昂的文章，此时此地亲耳聆听，仍感到一股意外强大的冲击。那是因为整个会场郁闷得犹如一个火药桶，而他这番简单明了却又富于煽动性的话恰似点燃了导火索，会场立时炸得轰轰烈烈。有人领头呼起口号。

白雪飞扬的天空中，回荡着从大礼堂里传出的口号声。那声音，也如雪花一样，在半空中漫舞了一阵，就悄然落下。

校门外那几个闲人也许是受不了寒冷，早已回家去了。石驸马大街上空无一人，惟有那显得愈来愈厚重的雪花，落个不停……

2

福建会馆外，几辆洋车卧在那儿，车夫拢着袖管蜷在那里，黑黢黢的脸上看不出一点表情。青砖的墙在夜色里变得黑黢黢

的，惟有敞着的门里泻出一些光亮，给人一点温暖的遐想。

从会馆里络绎走出一群群男女学生来。他们都是福建籍学生。为了近日日本人在福州开枪逞凶，并调动军舰相威胁，在北京的福建学生组织了福建同乡会，并决定创办一个叫《闽潮》的刊物，照“五四”的办法，继续干预国政。云青、露沙、宗莹都是福建人，自然踊跃参加。女高师还有一个福建籍学生叫孤云，也一起来了。

赵蔚然在院里的一棵槐树下站住脚，对云青说道：“上次在李超追悼会上见过您，不料今日又得以见面，真是十分荣幸。”他是那种易于激动的人，虽说是几句寒暄的话，因为出自内心，竟也让神态起了变化。

云青望着眼前这个身材高大、长着一副希腊人脸型的青年，想到他刚刚在会上慷慨陈词，现在却不知怎么有些忸怩不安，心里不禁生出一些柔情，像是见到自己那一群顽皮的弟妹一样：“我也很高兴见到您。早就听说您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中坚，而北大，则是全北京学校的楷模。罢罢罢，看北大嘛！”云青说完，自己先笑了。

赵蔚然笑得活泼了些。他十分感慨眼前这个女学生身上所特有的温厚大方的气质。他觉得她那颀长挺拔的身材有一种修竹玉簪的风姿，自从第一次见到她，他就牢牢地被她吸引了。

“我能到贵校去找您吗？”他有些着急地问。

“我想，大概是可以的。自从‘五四’以后，学校的许多规矩都冲破了，我们女生真是解放了不少呢。”云青点了点头。

“那么，以后，我就直接到学校来与你联络。”他很热切地决定了。

已经走出门外的宗莹挽着孤云，见洋车等着，却不见云青和露沙，便赶回来叫她俩。

露沙还在方才开会的正房内，与一个脸孔瘦长、神态严峻的青年热烈地谈论着。那青年叫梓青，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

“我在晨报副刊上拜读过您的大作，很受感动。您居然为妇女解放呐喊。不过，在我看来，妇女解放，首先是要妇女自身的觉悟，如果妇女的事情样样都要男子主使提携，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露沙清脆着嗓音，流利地说着。

梓青的脸上露出一阵淡淡的笑容。他用涩讷的声调说：“您说得固然有理，然妇女解故事关民族前途，倒真可以说是匹夫有责啊。”他是个敏于思索，讷于言辞的人，与露沙恰成反照。但露沙的直率和犀利使他感到很清新，所以情不自禁地含笑望着她。

露沙对于自己的话被驳回并不介意，相反，还显得很高兴。因为，她早就在《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读过梓青的论文，觉得他立论严谨，行文周密而不失文采，私心一直很佩服。今日得以谋面，并一起讨论，这桩事本身已足以让她兴奋不已了。

露沙又同梓青谈起了无政府主义和唯物史观。最近，露沙似乎特别对哲学感兴趣，时常思考些人的生存问题，宇宙的发展问题，可惜难得能在女生中找到同志。相反，爱说情感的宗莹和玲玉还笑她钻牛角尖。今日遇到思维如此深湛的梓青，她是有一吐为快的念头。

梓青很沉着地响应着露沙的话题，每一个新的转折他都能清晰地把握住。这使露沙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正在他们谈得投合的当口，宗莹进来催了，两人都有意犹未尽之感。

宗莹叫了露沙和云青出来，四人分乘两辆洋车，宗莹和云